

学^校
傳^世
藏書
文库

主編
刘以林

外国文学 * 汤姆叔叔的小屋

WUENXIAO
Chuan
shi
cangshu
wenku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学校传世藏书文库

主编 刘以林

外国文学 汤姆叔叔的小屋

原著 赫·比彻—斯托 [美]
译编 韩敬泽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校传世藏书文库.外国文学部分/刘以林主编.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5

ISBN 7-204-06840-8

I.学… II.刘… III.文学—作品综合集—世界
IV.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4119 号

前 言

对于任何人和所有的人而言，历史造就的文学结晶都恢宏而幽微，它常以永恒的气质将时间合而为一，光芒烁烁，顺着整个人类向前的轨迹越过一代又一代仰望的目光，在生命与生命之间生发润泽与温暖。在我们这一代，常青的文学之树已煌煌数千年矣，其作品之浩瀚，蕴含之广博，堆金砌玉胜境连踵何可复言！鉴此，本书挂一漏万拨冗选取佳本，以外国和中国两大部分汇成同一文库。外国文学部分以其最高成就长篇小说为唯一入选文体，包括《复活》、《红与黑》、《百年孤独》、《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等，皆是世界一流名著和几代人都决心与无可回避要阅读的作品，共有近60部；中国文学部分从先秦开始，纵向从《诗经》一直选到现代文学大师鲁迅，体裁上有诗、词、曲、赋、散文、小说等各种文学样式，皆是历朝历代中国文学中的最高成就，基本上以作家为单元，包括《〈史记〉选读》、《李白诗选》、《红楼梦》、《水浒传》、《西厢记》等众多的传世文学精华，可谓五千年文学瑰宝熔为一炉。由于篇幅的限制和学校购买上的客观原因，我们反复讨论斟酌再三，并广泛征求多位专家和上百位学校师生的意见，最后以“精粹本”的形

式编成此书。全部长篇小说无论中国和外国都进行了译编和缩写，择其意韵，撮其精华，每部都在6万字以下，极为适合阅读；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也全部经过了精选，对古典文学的译本、引注等时下广为流行的繁杂部分，本书考虑到其对读者未必有什么实在的意义而予以了剔除；对于有争论和多说并存的部分，本书择其善者而从之。本书的宗旨，是向广大学校师生和青少年从面上和纵深度上完整地展示人类文学的全貌，使其一叩文学之门顿见天高地远，至于进一步的深造，则要更专意地攻读原著或各作家的全集了，愿本书能成为通向文学最高境界的一把钥匙和一道桥梁。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虽倾尽心力慎而又慎，错谬之处仍恐难免，敬请广大读者不吝垂教。

刘以林

2003年5月，北京

第 一 章

二月里的一天傍晚，寒气袭人。在肯塔基州 P 城的一间陈设华丽的屋子里，有两个人正在对坐小酌。其中一个肯塔基州的蓄奴主谢尔比先生，另一个是奴隶贩子海利。

“我看就这么办吧。”谢尔比说。

“买卖不能这么做，绝不能，谢尔比先生。”另一位说。

“哎，海利，汤姆可不是个一般的黑奴，他绝对值这个价。他为人诚实能干，我的整个庄园全靠他一人管理。”

“好吧，”海利答道，“要是你再给我添个小男孩，我就买下汤姆。”

“咳！那可不行。说实话，我真不舍得卖掉汤姆，只是因为迫不得已才下这个狠心，但有一分奈何我就绝不会卖……”

这当儿门忽然开了，走进一个约摸四五岁的男孩，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个第二代^①混血儿。

① 四分之一黑人血统和四分之三白人血统的混血儿。

“嘿，吉姆·克劳！”^①谢尔比叫道，一边打着口哨，一边朝他扔去一把葡萄干，“快捡起来。”

男孩赶紧去捡起他的奖赏，主人看着哈哈大笑起来。

“过来，吉姆·克劳。”他说。那孩子便走了过来。主人拍了拍那长着一头鬃发的小脑袋，又拧了一下他的下巴。

“来，吉姆，给这位先生跳个舞，唱支歌，露上一手。”孩子便唱起了一支非常流行的黑人歌曲，嗓音清脆洪亮。

“好极了！”海利说着，扔给了他一捧桔子。

“喏，吉姆，学学老克诺患风湿病的样子。”主人说道。

男孩拿起主人的手杖，躬着腰，学着老头儿的模样在屋里步履蹒跚地走起来。

“太棒了！好极了！了不起的小家伙！”海利称赞道。“谢尔比，这小东西真叫我喜欢，要是你把他添上，这桩买卖就成交了。”

“我可不愿卖掉他。”谢尔比道，一面挥了挥手，叫那孩子出去，“先生，老实说，我这个人很重感情，我可不忍让这孩子离开他妈妈。不过，我可以再考虑考虑，晚上六七点钟你再来一趟，我会给你个答复。”

“好吧，”海利道，“我准时来。可是你要知道，先生，我的时间很紧，不能等下去了。”黑奴贩子欠身鞠了一躬，便告辞了。

① 对黑人的蔑称。此处为戏称。

奴隶制表现得最温和的地方莫过于肯塔基州。这里的农活有着平稳缓慢的特点，不像南方大部分地区那样，农忙季节特别繁忙而紧张。因此，该州黑人的劳动也就比较合理，不会损害健康。这时也很少有那种心肠狠毒的蓄奴者。

谁要是去肯塔基州的一些庄园参观一下，难免会联想起那种主仆之间关系融洽的古老传说来。

但是，在这种和睦的景象下，却隐伏着一层黑暗的阴影——法律所投下的阴影，这种法律认为黑奴像许多别的东西一样，仅仅是属于主人的财物，尽管黑奴也是有血有肉、有各种感情的人类。

谢尔比先生是个温厚善良的人，对待他庄园里的黑人相当和蔼。没想到，他做了大笔的股票投机生意，却赔了本，票据都落进了黑奴贩子海利之手，他不得不被迫接受海利的要求，用他的两名黑奴抵债：汤姆叔叔——一个深受庄园里所有人尊敬的年长的黑人，以及小哈里——一个名叫伊丽莎的混血少妇的儿子。

上述情况便是本书有关事件的关键所在。

汤姆叔叔的小屋是用圆木头盖起来的，小屋紧挨着“大房子”——黑人一般这样称呼主人的住宅。它的门前有个不大的花园，每当夏季来临，草莓、覆盆子以及各种瓜果蔬菜，都在精心的照料下枝叶茂盛，硕果累累。

让我们进屋里看看吧。大房子里的晚餐已经结束。掌

厨的乔洛叫其他仆人去收拾餐桌，洗涮碗碟，自己则回到她温暖整洁的小天地里给她的老头子做晚餐。乔洛大婶生就一副面如满月、黑中透红的脸庞，光滑得仿佛涂过一层蛋清，就像她亲手做的一张茶饼。一块浆洗得挺括的方巾包在头上，脸上总是挂着一丝心满意足的微笑。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其中也略微含着点得意之感，也是人之常情。

乔洛大婶的确是个生就的好厨子。她做的玉面饼，花色繁多，应有尽有。在那些经验不足的生手看来，简直是妙不可言。那些厨子没有一个能比得上她的手艺。

此刻，乔洛大婶正瞄着炒锅，我们还是不要打扰她，让她专心地烧菜，先来描绘一下屋子再说。

屋子的一角放着一张床，干干净净地铺着一条雪白的床单。床前的地板上是一块大小适中的地毯。这块地毯和旁边的床以及整个那一角，都布置得格外精心。事实上，这个角落就是他们家的客厅。

在另一个屋角，则放置着一张远为简陋的木床，显然是为了放置东西而设计的。壁炉上方的墙壁上，挂着几幅光彩夺目的《圣经》人物画，还有一张华盛顿将军的肖像。

屋角里的一条粗糙的板凳上，坐着一对鬈发浓密的男孩，光溜溜的胖脸蛋上，黑黑的眼珠闪着乌光。这时正目不转睛地观看着初学迈步的婴儿。像所有的婴儿学步一样，她老是重复着几个动作：从地上爬起来，晃晃悠悠地站立一下，就又摔倒在地上。接二连三的失败引得两个男孩热烈地喝彩，仿佛在观看一场精彩的表演。

一张瘸了腿的桌子摆置在炉火前，上面盖着一块桌布，摆着一些式样精巧的杯盘壶盏。挨着桌边坐着汤姆叔叔——谢尔比先生的得力助手。既然他是我们这个故事里的主人公，所以理应向我们的读者做一番介绍。他身材魁伟，膀大腰圆，力大过人，黝黑的脸膛充满光泽。深沉机智、勇敢果断的秉性，掺和着慈悲为怀和乐善好施，便构成了他那种地道的非洲人特征。他的神态令人见了肃然起敬，一望而知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同时又兼蓄着忠诚可靠、谦逊朴实的性格。

此刻，他正在全神贯注地看着面前的一块石板，小心翼翼、专心致志、一笔一划地写着字母，原来是谢尔比的儿子乔治少爷正在教他写字呢。乔治年方十三，聪明伶俐，那副当仁不让的神态，俨然一位先生的架式。

“不是那样写，汤姆叔叔，不是那样。”一看汤姆把字母 *g* 的尾巴拐错了方向，乔治急忙制止道，“那就变成 *q* 字了，知道吗？”

“哦，是吗？”汤姆说。看着他的小先生在石板上轻而易举地写出了一大串 *g* 和 *q*，汤姆脸上露出了毕恭毕敬、十分钦佩的神情，然后又用粗大厚实的手指捏住铅笔，耐心细致地临摹起来。

“家里要我回大房子里吃晚饭，”乔治说，“可我知道哪儿的饭菜最香。乔洛大婶，我情愿在这儿吃！”

“一点也不错，一点也不错，乖孩子。”乔洛大婶说，一面往乔治的盘子里放一叠热气腾腾的糕饼，“你知道大婶总

是把最好吃的东西留给你啊。”

“我可要吃糕饼了。”乔治少爷道，说罢便拿起一把大餐刀切下一块来。

乔治和汤姆挪到了壁炉边比较舒适的位子上，乔洛大婶烙完了一大叠糕饼，便把婴儿抱到膝上，一边喂孩子，一边自己吃，又给两个大点儿的孩子分好了糕饼。可他们宁愿钻到桌子底下吃，边吃边闹，搔痒逗乐，还不时地拽一拽婴儿的脚趾头。

汤姆叔叔的小屋里是如此这般的一番景象，而主人的房子里则是恰恰相反。

餐厅里，黑奴贩子和谢尔比先生相对而坐，桌子上堆满了单据和文具。

谢尔比先生手里握着厚厚几卷钞票，正在埋头点数；点完了便推给海利，海利又照样点了一遍。。

“没错儿，”海利说，“现在，请在这些契约上签字吧。”

谢尔比先生急忙接过契约，签了字，就像急于结束一桩不愉快的交易一般，然后连钞票一并推给海利。海利当即从一只破旧的皮包里取出一张羊皮借据，膘了一眼便交给了谢尔比先生。他急不可待地接了过来。

“好了，这笔交易就算结了！”黑奴贩子说着站起身来。

“结了，”谢尔比先生若有所思地说，并且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接着又重复了一句，“事情了结了。”

第 二 章

晚上，谢尔比夫妇谈起了白天的事。他们没有察觉到，有人在偷听他们的谈话。当谢尔比太太打发伊丽莎去睡觉的时候，这个女奴却藏在了隔壁的房间里。她把耳朵贴在门缝上，谈话被她一字不漏地全部听去了。

听到里面不再说话了，伊丽莎站起身来蹑手蹑脚地走了。她面色苍白，浑身发抖，表情严峻，双唇紧闭，再也不是从前那个柔顺胆小的女奴了，她看上去完全变了。此时伊丽莎在太太的房门口略停片刻，旋即转身溜进了她自己的房间。床上躺着她熟睡的儿子。

伊丽莎走到衣柜前给儿子收拾出一小包衣服，然后用一块手绢把它紧紧系在腰上。她把儿子抱在怀里，低声地叮咛他千万别出声，悄没声地溜了出去。

这是一个满天星斗的冬夜，寒气袭人。妈妈把围巾严严实实地裹在孩子身上。小哈里吓得一动不动，双手紧紧地搂住她的脖子。

几分钟后，母子俩来到汤姆叔叔小屋的窗前。伊丽莎轻轻地敲了敲窗子的玻璃。门开了，汤姆匆匆忙忙点燃蜡

烛，昏暗的烛光照在那张憔悴不堪的面容和那双充满惊恐的黑眼睛上。

“上帝保佑！出了什么事，丽齐？你是不是病了？半夜三更来这儿干什么？”乔洛大婶吃惊地问。

“我要逃出去——汤姆叔叔，乔洛大婶——我要带着我的孩子离开这儿——老爷把他卖了。”

“卖了？！”两人惊愕地张开了双臂，惊叫起来。

“一点不错，把他卖了！”伊丽莎肯定地说，“我亲耳听见老爷对太太说，他把我的小哈里，还有你，汤姆叔叔卖给了一个人贩子，明天早上他就要骑着马来要人，你们明天就归那个家伙了。”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一下子把汤姆懵住了，好一阵子他双手空悬着，眼睛睁得大大的，身子一动不动，仿佛就像在梦中一样。当他终于明白了这些话的意义后，一屁股跌进那把旧椅子上，脑袋一直垂到双膝中间。

“上帝呀，可怜可怜我们吧！”乔洛大婶悲戚地喊道，“噢，这不是真的，绝不可能！汤姆有什么不好，老爷为什么要卖掉他？”

“他什么错也没有——不是因为这个。老爷也是迫不得已；太太呢，她更是一副菩萨心肠，我听见她在竭力为我们求情。可老爷对太太说，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他欠了那个奴隶贩子的债，他被人家捏在手心里；若是还不了钱，老爷就得用整个庄园来抵债。不卖掉汤姆和小哈里，就得卖掉所有的黑奴，除此之外他别无选择。”

“唉，老头子，”乔治大婶着急地说，“你怎么还不动儿？难道你想等着人家把你带到南方去吗？在那个鬼地方，黑奴不是活活累死就是生生饿死。来，时间还来得及——和丽齐一起逃命去吧——你不是还有一张来往自由的通行证吗？过来，快点儿，我这就给你收拾东西去。”

汤姆慢慢地抬起头来，痛苦万分地默默环视四周，“不，不——我不能自顾逃命，让伊丽莎逃吧——她有权保护她的儿子，这无可非议，如若她呆在这儿反倒不近情理了。不过，伊丽莎刚才说的一番话你都听见了吧，既然我与所有的黑奴之间二者必居其一，那么还是卖掉我吧。那边再苦，别人能忍受得了，我想我也能承受得住。”他的声音哽咽了，突然降临的灾难压抑得他喘不过气来，他那宽阔厚实的胸脯就像翻江倒海似的剧烈地起伏着，“我总是在老爷需要我的时候出现在他面前，我从未失信于人，也从没擅自使用过通行证——老爷对我信任的象征，我永远也不会背信弃义。我一个人去跳火坑总比毁掉庄园和所有的黑奴好。不要责备老爷，他会照顾你和这些可怜的……”说到这儿他转过身去，望着破旧的矮床上那一个个毛茸茸的小脑袋，难过得泣不成声。他几乎精神崩溃了，身子靠在椅背上，两只粗壮的大手捂着脸，沉重而撕人肺腑的抽泣声把椅子震得直抖，大滴大滴的泪珠顺着手指落到了地板上。

“噢，还有一件事，”伊丽莎走到门口停了下来，“我下午见到我丈夫的时候，对此事还一无所知。当时他对我说，由于不堪忍受他东家的残忍迫害，他已决计今天出逃。现

在，我也不得不走同样的路了，事情迫在眉睫，请你们设法转告他我出逃的原因和去向——我要逃往加拿大，别忘了转达我对他忠贞不渝的爱，我会尽一切努力与他再度相会。”说罢，她含着眼泪向汤姆夫妇道别。然后抱起吓呆了的孩子消失在夜色之中。

第 三 章

伊丽莎紧紧地把孩子抱在怀里，疾步如飞向前奔去。

冰封的土地在她的脚下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把她吓得浑身发抖；路上每一片飘动的树叶，每一个闪动的阴影都使她毛骨悚然，步子也随之越迈越快。令她感到莫名其妙的是，此刻不知哪儿来的力气，怀里的孩子竟轻得像一片羽毛似的。

伊丽莎不顾一切地向前走，不知不觉已走出了庄园，穿过了庄园外边的小树林和林中空地。她走呀，走呀，毫不松懈地赶着路。那些熟悉的景物都被她一个个地甩在了身后。等到旭日东升，她已踏上了宽阔的公路，远离自己所熟悉的一切了。

她往日常常陪同太太到俄亥俄河附近的 T 村走亲访友，所以对这条路很熟悉。她在仓促之间首先想到的便是渡过俄亥俄河，至于下一步怎么办，她倒一点儿主意也没有。眼下她已远离家园，没有什么人认识她了。万一碰上个熟人，也不必担心，谢尔比夫妇宽厚的名声像一张护身符，别人绝不会怀疑她是逃亡者。何况，她的肤色白晰，不

仔细观察，谁也看不出她是黑人血统。她的孩子也是白皮肤，所以她要不被人觉察也是很容易的。到了正午时分，她便在一处农舍前停下来歇一歇脚，然后再给孩子买点吃的东西。

农家夫妇热情好客，谈兴极浓，似乎很高兴有人可以攀谈攀谈。她对母子俩的到来没有起半点疑心，就欣然接受了伊丽莎“要去朋友家住一星期”的解释。

当夕阳斜照，时近黄昏的时候，伊丽莎已进入了俄亥俄河附近的T村。尽管她肌肠辘辘，疲惫不堪，腿脚肿痛，但她要逃走的信念却丝毫没有摇动。她的目光首先投向了汨汨流淌的河面——那条横在她与向往已久的自由之间的河流。

寒风料峭的早春气候依然冷气逼人，上涨的河水波涛汹涌，巨大的冰块猛烈地冲击着河床。徒步过河显然不可能。伊丽莎在岸边伫立了片刻，凝视着冰水交融的激流，心中暗自叫苦。然后她转身朝岸边的一家小酒店走去，看是否能打听到什么消息。

正在准备晚餐的老板娘听到伊丽莎温和而悲戚的招呼声，便停下手里的活儿，一手拿着叉子问道：“什么事呀？”

“现在有没有到对岸B村的船？”伊丽莎问道。

“没有，真的没有！”那女人说，“所有的船都停摆了。”

伊丽莎脸上阴郁绝望的神色，使那女人不禁一怔，她关切地问道：“你大概是想过河吧？——有人病了？看你的样子好像很着急。”